

我们的节日·中秋

编者按

“阴晴圆缺都休说，且喜人间好时节。”中秋真意，远不止一轮圆月、几枚月饼，它是人人心中的团圆念想，是根植乡土的民俗记忆，是跨越山海的家国牵挂。

值此桂花浮玉，月满天街之际，我们以笔墨寄怀，致敬所有相守与遥望，共赴这一场山河清辉之约。

明月寄乡思

童年的月亮

□房向东

脸上，轻轻地、轻轻地抚摸。

岁月如河，泥沙俱下。这几年的城市，确乎是“日新月异”了。家门口的内河填了，家后的农田征了，像种甘蔗一般，密密地“长”出一排高楼，楼与楼挨得那样近。蜻蜓没了，捉迷藏的孩子没了，踢锅锅、跑跑抓的喧闹没了，连篝火旁那脆甜的歌声也没了。月亮呢？仿佛也被那些水泥的棱角切碎，被满街银灰色的灯光湮没。我有时竟怀疑，这世上会不会有不曾真正见过月亮的孩子？吃罢晚饭，他们要做功课；天未亮透，他们开始背书。他们将来一定比我们有出息。可我偏偏固执地想，仅仅从看月亮这件事来说，他们童年的回忆里，那轮圆圆的、金色的月亮，恐怕要比我们的，黯淡得多，也单薄得多。

月亮是无价的。它不卖门票，不索赞美，不嫌贫爱富，只是夜夜悬在那里，像一面古镜，照着今人，也照着古人。李白捞过它，苏

轼问过它，张若虚在春江边望穿它——它是所有诗人共同的家书，也是他们寄给后人的永不拆封的嘱托。而我们呢，我们这些被“忙”字赶着走的人，竟连抬头看一眼的工夫都舍不得给它。我们时时错过了它，它却从不曾错过我们。

今夜，我仰天叩问这轮久违的月亮。它不语，只把米黄色的光，轻轻铺满我的肩头。它像是一个宽容的时光老人，仿佛在感慨，上回我们相拥时，你还是一个孩子，如今，也老了啊！

难道不是吗？月亮依旧圆满，只是看月亮的人，华发不再，一枚经过岁月洗礼的秃球，与这米黄的月亮交相辉映。

逝者如斯，余下的日子，可不要再辜负这让人心静如水的月光。

几度中秋“烧塔仔”

□夏 涛

歪歪扭扭、摇摇欲坠，随时会塌。正是那种“差一点就成，塌了再重来”的手忙脚乱，让记忆里的火光格外温暖。那时没有分工，捡柴、码瓦、点火全是自发协作，一根火柴就能点亮一个中秋，满是笨拙又滚烫的认真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中断数十年的习俗重燃烟火，是幸事。至少让孩子知道中秋不止网红月饼和线上赏月，还有砖瓦烟火、乡土童谣与六百年风骨。我一直期许，往后能留一方空地，给孩子几片废瓦、几枝枯枝，让他们自己垒塔：塌了重来，燃了欢呼，比任何舞台都更像中秋。

重品灯谜，我才明白：谜底是“中秋”，解忧的却不只是这两个字。年少之忧，怕塔塌火熄；成年之忧，怕旧俗消散、亲友远隔；暮年之忧，怕月圆依旧，座中人杳。可只要塔火升起，白烟化红焰，砖缝盛满光亮，忧愁便被烟火烘薄了。几度中秋，几座塔仔，少时亲手烧，老来静看人烧。只要闽南月夜塔火不灭，童谣代代相传，闽南人的中秋，便永远有不变的烟火归处。

亲分给我的那瓣，味道分毫不差。

月亮升得更高了，落在阳台的瓷砖上，白花花的。

从前总觉得拜月、听香都是过时的老规矩，陈旧，没道理。如今父母相继走了，才慢慢懂了：他们拜的从来不是月亮，是日子安稳，是岁岁平安；听香，揉进了一辈辈的闽南女子对老人的惦念、对丈夫的牵挂、对孩子的期许。她们不会说什么漂亮话，只把满心的祝愿，都托付给了头顶的月亮，托付给了路边偶然入耳的一句闲话。

风从阳台吹进来，依旧裹挟着柚子那清苦的香……

明天多走一千步

□吕少京

扭，跟压扁的包子差不多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噗地笑出声。人老了，做这种细活，大抵就是这样。

那时候，干女儿阿萌跟我说，中秋前一天从杭州回来。早班机，八点二十五起飞，十点十五到泉州。

嘴上我还念叨，来回折腾，机票多花钱。心里呢，已经在琢磨去哪里买她爱吃的鲜肉月饼。

这事得偷偷来，要是被老伴知道，少不了要打趣我。每回她要唠叨，我就拿一句，阿萌这倔脾气，简直就是她亲生的，用来堵她的嘴。这话翻来覆去讲过好多次，说多了，我自己都有点心虚。老伴哪里看不明白，不过嘴上说罢了。

月亮升起来，又圆又亮，安安静静的。我搬张椅子坐在阳台，泡一杯茶，切一小块月饼，就小小的一块，掰成四瓣，慢慢一



(CFP 图)

小口一小口抿着吃。

人年纪大了，吃一口月饼都要再三掂量，想想，也挺没意思。

可再想想，月亮不也是这样？月初细窄，到十五就圆滚滚。日子就跟着月亮，圆了又缺，缺了又圆。中秋，说到底，盼的就是家人能凑在一起。就算孩子们回不来，只能视频通话，听一听那边的笑声，心里也是暖的。

要说月亮，还是蓬壶老家的看着最圆。月饼，还是小时候吃的最香甜。我心里这点矛盾，一边盼团圆热闹，一边又怕吃多身体扛不住，大概，就是我们这辈人的常态吧。

夜深了。碟子里还剩一小块月饼。我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，终究还是塞进嘴里。

算了，明天多走一千步就是了。

夜已深沉。我合上书，揉揉眼，走到书房外，伸伸腰，探探手，无意中抬头，透过婆娑的枝影，猛然撞见一轮圆满的米黄色的月亮，正妥帖地挂在树冠之上。

我仰着头，怔了好一阵。哦，久违了，月亮，这米黄色的、温润如老玉的中秋之月。

不知是我活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时代，还是走到了看不见月亮的年纪，说来惭愧，竟有好几年，不曾像今夜这样，平静地、仔细地、满怀一种略带歉意的情感，像端详初生婴儿般端详这轮久别的月亮。

成年之后的人生，翻来覆去，只有一个“忙”字。中学毕业，辞别故乡，也就辞别了童年的最后一个梦。插队、招工、读书、写作、开会……日也匆匆，夜也匆匆，匆匆到连抬头的余暇都被碾碎，更遑论有那份闲心，去认真地瞧一瞧月亮。以至今夜乍见，竟觉月亮是这般陌生、清淡，像一段早已无暇追忆的往事，像一个被人遗忘的、薄薄的梦。我仿佛忘了生活里还有月亮，还有这铺满月光、静得能听见

曹操说“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”，但解忧未必必有杜康。中秋猜灯谜，便是一种温柔的解法。谜面“猜得谜底忧自解”七字，与中秋最为契合：前句“猜得谜底”扣“中”；后句“忧自解”，古来“秋”通“愁”，“忧自解”便扣“秋”。一“中”一“秋”，合起来便是年年如约的佳节。而闽南中秋的深意，除了藏在灯谜里，还藏在一代人亲手垒砌、夜色里通红燃烧的烧塔仔之中。

前些日子游安平桥，白塔下忽见红砖垒就的塔仔，口窄腹空，像一段竖立的旧时光。驻足凝望，童年记忆顺着砖缝，如烟冉冉升起。

年少的中秋，明月当空，月饼是大人带回的馈赠，唯有塔仔，是我们亲手创造的。节前两三天便是“寻宝”的日子：老屋

中秋听香

□蔡安阳

月到天心。家里的柚子刚削开半只，清苦的香就漫了一阳台。

妻蹲在小方桌前摆酥皮月饼、蒸透的红心番薯、一只粉糯的槟榔芋，还有女儿刚好好莲花瓣的蜜柚，码得整整齐齐。我端着茶杯，靠在门框上，没上前。闽南许多人家的老规矩，拜月娘妈是女人家的事，男人不沾手。从前我父亲也是这样，搬张竹椅坐在厅口，泡壶茶，远远看着母亲忙活，茶烟飘得满天都是。

那时的中秋，月光也是这么亮。但老宅的天井比现在这阳台宽敞得多，青石板缝里还长着几丛车前草。母亲把那张掉了漆的八仙桌擦得干干净净，摆上美食。月饼是巷口食杂店称的，草纸包着，猪油浸得纸页透亮；番薯和芋头是竹甑蒸的，揭盖的时候白汽混着稻草的焦香，闭了眼，仿佛还能嗅到……那时候我刚教书没多久，总觉得这么讲究图个啥呢，不就是个月亮，至于摆这么大阵仗？母亲也不反驳，只说月娘妈照看着一大家子老小，要做。

拜完月，母亲总要去听香。揣三根香，拢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衣角，踩着月光慢慢走。父亲嘴上从来不说，等

窗外的月亮，这几天胀得很快。一天比一天圆，说起来，竟有点像怀了身子。我顺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——腰间那圈肉，好像也跟着厚了些。吸一口气，我也分不清，是叹月亮，还是叹我自己。

小时候过中秋，脑子里，就只有吃。

五仁、豆沙、莲蓉馅，什么月饼拿到手都香。有一回嘴馋，一口气吃下六块。半夜肚子绞痛，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。我妈一边给我揉肚子，一边笑骂我，小馋猫，真是属猫的。

现在倒有意思，轮到我教训别人，月饼糖油高，少吃点，当心血糖。话说出口，自己先笑。

翻修丢下的残砖、溪滩被水磨光滑的瓦片，全当宝贝。伙伴们寻一处空地，合力垒塔——底层夯实，向上收窄，瓦片交叠，底留火门，塔腹中空。常常塔未完工便轰然倒塌，没人懊恼，拍拍尘土从头再来。那时不懂什么叫非遗，只是朴素地信：塔立得住，火才能烧得久。

待月色铺满大地，各家攒的干柴、树叶填入火门。第一缕火星跳出，四周屏息。先白烟袅袅，再黄焰跳动，砖瓦被烤得暗红透亮，整座塔像环抱着一轮圆月。我们围塔相逐，添把稻草，火苗骤然腾空。远处大人喊回家“博饼”，回头一望——那塔正红着。次日一早必去塔边，碎瓦、余烬静静躺在晨光里，像昨夜一场未尽的梦。

长大后才知晓，手里几块破砖，竟垒着泉州六百多年的光阴。安海一带世代传唱童谣：“八月十五番薯芋，逐家众人恶。烧塔仔，放火号。月饼内夹信号，创元兵有所靠。大家立志愿，三家养一元，一暝创完

母亲出门半分钟，就拎起她的布外套，悠悠悠跟在后面……我那时候年轻，对此也好奇，问母亲每年都听到了什么好话，她总笑着抹抹我的手背，说都是平安话。后来才从婶子嘴里知道，她每年祈盼的内容从来没变过：父母的身体，丈夫的生计，儿女的幸福。路人随口的一句闲话，到她耳朵里，就成了一整年的定心丸。

母亲走后，妻也接力。儿子兴起中秋习俗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她摆番薯芋头的手势，和母亲当年像得出奇。才忽然回过神，这些哪里是什么繁文缛节，是一辈辈人悄无声息传下来的。母亲从她婆婆手里学来，妻子又从母亲眼里看会了，没人特意教过，就像巷口那棵老榕树，风一吹，种子就落了地，自己生根发芽。

正想着，妻回头喊我，说等下她也去楼下走一圈，听香，听听彩头。女儿凑过来闹，说在学校了解了泉州民俗，要亲身体

当年六月月饼吃下去眼都不眨的人，如今倒讲究起养生来了。这转变，说实在的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滑稽。

记得有一年临近中秋，儿子拎回一盒月饼。盒子做工精致，我甚至想着，以后拿来放手链倒不错。拆开一看，里面就四块月饼，价钱，够买十斤苹果。

我忍不住说太贵。儿子撇撇嘴，说这是心意。我便不再说话。月饼味道确实不差，但总觉得少点什么。少了年少时候毫无顾忌大口啃的畅快，少了满嘴油星的那种感觉。

中秋前一晚，老伴忽然心血来潮，要做冰皮月饼。厨房一下子变得乱糟糟。

我过去看，她对着一块塌掉的月饼发愁，脸上蹭了一道糯米粉，活脱脱像戏台上的花脸。我憋着笑伸手帮忙，谁知道，我的手比她还要笨。捏出来的月饼歪歪扭



愿所有抬头的人，都能看见属于自己的圆满。

家藏侨批

□王雅雅

深夜难眠，我整理老物件，翻开那个尘封的盒子，仿佛推开儿时记忆的门，瞬间将我拉回在闽南古厝生活的岁月。

古厝木柜深处，藏着一沓泛黄的旧侨批，是家族长辈往来南洋的家书。纸页经岁月浸润，发黄变脆；字迹虽淡，风骨犹存。信封边角一枚浅浅的邮戳，诉说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。这是祖辈远渡重洋谋生，在中秋前夕寄回故乡的家书。

没有华丽辞藻，寥寥数行，尽是真挚牵挂。信末一行小字：“外附薄银少许，值此中秋望月，心念故土。此款尽数用以修整乡道、资助学童，惟愿故里岁岁安宁。”短短数语，重若千钧。

月是故乡明，对故土的牵挂，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在外打拼的游子心中。印象里，儿时村里的道路，每逢下雨便泥泞遍地、坑洼处处，走路、骑车都格外艰难。后来，远在吕宋等地的侨亲听闻要修路，纷纷慷慨捐资。水泥路铺成，再逢雨天，孩童可以在街上肆意奔跑，不必再套上厚重雨靴，彻底告别泥泞。这条从村头延至村尾的平坦大路，每一寸坚实路面，都藏着游子滚烫的桑梓之心。

当年一纸中秋侨批漂洋过海，字里行间皆是望月怀乡的惦念。海外华侨省吃俭用，将半生打拼积攒的血汗银钱捐回故土，不求分毫回报，只盼乡亲不再踏泥涉水，能够往来顺遂。中秋月光洒在宽阔路面，映照慷慨解囊、情系故土的大义。这条长路，是他们赠予故乡厚重的礼物，承载的不单是出行的便利，更是跨越沧海、永不褪色的家国乡愁。

多年之后的中秋，我回到故乡，看见碑石上镌刻着家族长辈的名字，那一刻，泪水悄然滑落。故人虽逝，再也无缘归乡，共赏一轮中秋明月，但故土从未将他们遗忘。山河记得，乡土记得，代代乡人亦记得。

我仍清晰记得，从前旅居海外的长辈若趁中秋归乡，家族总要相约围坐聚餐。厅堂暖意融融，笑语盈盈，满是久别重逢的欢喜。众人最惦念的，便是那一锅地道的竹筴土鸡汤。慢火细炖，汤色金黄醇厚，滋味清淡，鸡肉软烂脱骨，入口鲜甜滋养；热汤入喉，暖意漫遍全身，只留食材本味，不加多余调味。长辈每次总要连喝数碗，偏爱这一口地道闽南滋补风味。

又是一年中秋团聚之时，当年围坐席间的侨亲，再也不能一起闲话家常，大人常会向孩童讲述侨批往事。

月华漫过窗棂，我将侨批轻轻归置盒中。一纸尺素，载不尽游子桑梓情深，感念长留心间。

天上一轮明月，连着故土，也连着万里他乡。



泉州人的中秋雅俗

● 拜月娘妈

古时有拜月习俗，《礼记》记载：“天子春朝日，秋夕月。”

中秋夜色垂落，闽南人家于天井、庭院拜月娘妈，一瓣心香遥寄清辉，祈阖府安宁，岁岁顺遂。

● 烧塔仔

稚子拾残砖碎瓦，垒作空心塔。塔内燃薪，投盐其间，哔啷有声，星火迸跃漫天，新家门兴旺，福运绵长。

● 博饼

闽南中秋游艺，相传肇始于郑成功军中。六枚骰子落瓷碗，点数分定状元、对堂、三红、四进、二举、一秀。旧时以月饼为彩，世人唤作状元饼。

● 听香

旧时泉州女子中秋听香，静立街巷，听入耳第一句话问吉凶。

● 笋江泛月

泉州中秋雅事。中秋月夜，游人乘小舟自金鸡桥顺流而下，经笋江桥至顺济桥，清源、紫帽两山倒影落于江心。

● 食番薯、芋头

泉州俗谚“八月十五众人食芋”。中秋蒸番薯、芋头而食。闽南语“芋”谐音“护”，寄望护子护孙。番薯金黄，芋头莹白，寓意包金包银。